

韩石山

纸窗

韩石山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

\* T168144 \*

韩石山



# 纸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## 纸 窗

韩石山著

责任编辑:刘茁松

\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: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

\*

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0

字数:210,000 印数:1-14,000

简易精平装: ISBN7-5404-1794-3  
I·1437 定价:15.00 元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

(厂址:湘潭市建城路 45 号 邮编:411100)

## 自 序

在当今的中国文坛上，我是个不入流的作家，既没入了上流，也没入了下流，中流么，那就更不配了。

几乎可以说，从新时期文学开始的那一天起，我就进入了这个文坛。二十年来，朝于斯，夕于斯，一心想的是怎样才能为它尽一份绵薄，赢得一份自己的声誉，正如古人所说，“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”。小说，散文，文学评论，现代文学研究，凡是力所能及的门类，都不羞不臊地鼓捣过。成绩，自然是谈不上的，只能说也还遂了自己的天性，尽了自己的才具。唯一可自慰的是，对文学这个行当的感悟和理解，比先前要沉痛得多，也切实得多。

她，我这里说的是文学，人们常用这个女性的她，代指自己钟爱的事业，先前我也是这样的。似乎一用了这个她字，文学，这原无性别事业，就像一位多情的女子，只要有献身的勇气，她就会给你温柔，给你荣耀。到了这个年纪，方才明白过来，那不过是一厢情愿。文学原本是无性别的，既不是什么他——阳刚的男子，也不是什么她——多情的女子，乃是一个无阴无阳，也无情无义的它。

你别想感动它，也别想征服它，它是无涯无际的海，你永远也游不到头，它是无颠无岫的山，你永远也攀不到顶。它是天时，你无法违拗，它是天空，你无法超越。它接纳一切优秀的，摈斥一切陈腐的，谁也不可能在它手里讨得些许便宜。世界上一切凡可以称之为事业的行当，都有这种冷酷的属性。

由她到它，可说是我对文学最沉痛的感悟。

多少年前，我一直是把文学当作事业的，现在才知道，对像我这样的普通作家来说，它不过是一个职业。所谓的职业，就是安身立命，养家糊口的手段。当作事业，势必不计成败，尽心竭力以赴，对你固然悲壮，倘若你不是那块料，没那个天分也没那个学养，那就不过是对自己的戕害，对文学的轻慢。当作职业，你会从容得多，也理智得多，一份耕耘，一份收获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不会虚耗你的辛苦，也不会妨碍你才情的发挥。该是你的光荣，不会因为你当作职业而怠慢，不该是你的光荣，也不会因为你当作事业而赏赐。

由事业到职业，可说是我对文学最切实的理解。

身在文坛，免不了要说这样那样的话。我的主张是：有话就直说，要说就早说，不因对方声名显赫而胆怯，也不因对方处境艰难而回护，是所是，非所非，说道理时只说道理，到了讲人情的时候再讲人情。我曾批评过一位作家，一位朋友因此而责备我，我的回答是：

“原本无仇无冤，也不想结仇结冤，我不过是珍惜自己的思考罢了。”

“你不能客气点吗？”

“我就是那样想的，客气点就不是我的了。这是我的职业啊。”

没说出的话是，我就是挣这个钱的，吃这个饭的。你能让商人不去赢利，让农民不去种地么？

近来几次听人说，这个人怎么老是添乱，不该他说的话他也说。我听了只觉得好笑。说这话的人，其感觉未免太好了，似乎文坛真的是一盘棋，似乎他就是一位棋局的设计者，哪边该动一下“炮”，哪边该走一下“车”，都得他来点拨。眼看就到了二十一世纪了，竟还有这样自以为是的妄人。文坛真要是如这些妄人所想象的那个样子，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指责这个，喝斥那个，而是把文坛上所有的人都赶下去，只留下他一个人或他一伙人就行了。

文学，无论什么世道，都是个常新的事业，常新的职业。真要有格局的话，应当是众多作家各尽其力，各逞其能，若灿烂的星空，若逶迤的群山。今天这颗星升上来，明天或许会落下去；今年这个山峰最为秀美，明年或许会耸起新的峰峦。谁也别存独霸文坛的雄心，谁也别做运筹帷幄的蠢事，真要有本事，还是多做些实事，至少写上两篇让人看得过眼的文章，——我是把一切文学作品都视作文章的。

我已老迈，先前没有人过什么流，往后更不会入什么流，有生之年，只要能写上几本自己也还满意的书，于愿足矣。至于闲言碎语，蜚短流长，只好敬谢不敏了。

这几年从事现代文学研究之余，写散文随笔颇多。学术随笔部分，已收入《文坛剑戟录》和《黑沉中的亮丽》两个集子中。收入这本书的，多是些生活化的散文和随笔，当

然也有些关于文学的随笔，属于文学批评的范畴。原先我曾将书中文章，大致分成几辑，责编刘茁松先生看了，又重加编排。他的编排，比我高明多了。出集子，还是要请行家来编选。

只有第六部分稍为特殊点。几年前，我开始写一组似小说非小说，似散文非散文的玩意，统称《韩先生言行录》，大概有两年天气吧，共写了二十多篇。原想写上五六十篇，结成一个集子，后来兴趣转到现代文学研究上，不再写这类文字了。弃之可惜，选出十几篇编入这个集子，聊备一格也聊以自慰吧。

感谢刘茁松先生，这么多年了，他居然还记得我当初是写小说的，套上这个名目，将我的这本散文集，编入他的同事邓映如先生策划的小说家散文丛书。

1997年8月27日于潺湲室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自 序 .....     | ( 1 )  |
| 贺卡 .....      | ( 1 )  |
| 母亲的训诫 .....   | ( 6 )  |
| 门前的地 .....    | ( 9 )  |
| 压岁钱 .....     | ( 12 ) |
| 儿女的电话 .....   | ( 15 ) |
| 三皮同志 .....    | ( 19 ) |
| 上当现形记 .....   | ( 23 ) |
| 知识的妙用 .....   | ( 26 ) |
| 陪家员上街 .....   | ( 29 ) |
| 起个表字 .....    | ( 33 ) |
| 儿子打工去了 .....  | ( 36 ) |
| 最好的父女 .....   | ( 40 ) |
| 那些右派老师 .....  | ( 47 ) |
| 那块土地那个人 ..... | ( 50 ) |
| 过个生日 .....    | ( 54 ) |
| 魂萦青山绿水间 ..... | ( 56 ) |

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难捺的悲伤 .....      | (63)  |
| 远远的南山，亮亮的灯 ..... | (75)  |
| 李健吾，我心中的大师 ..... | (80)  |
| 范泉先生 .....       | (89)  |
| 高莽先生 .....       | (92)  |
| 一位得道者 .....      | (96)  |
| 纸窗 .....         | (101) |
| 写信 .....         | (104) |
| 村外那条渠 .....      | (109) |
| 名字的世俗化 .....     | (112) |
| 人不戴表车无铃 .....    | (114) |
| 太原姑娘的华丽 .....    | (116) |
| 刘绪源的家 .....      | (118) |
| 可贵的老规矩 .....     | (121) |
| 半两粮票 .....       | (123) |
| 家长最难当 .....      | (125) |
| 生次自己的病 .....     | (128) |
| 牛刀遇上了钢磨石 .....   | (130) |
| 封闭了的阳台 .....     | (134) |
| 新的感觉 .....       | (138) |
| 不叹苦 .....        | (141) |
| 不叹穷 .....        | (145) |
| 不叹老 .....        | (149) |
| 多想搬次家 .....      | (153) |
| 字里刨食 .....       | (155) 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热爱生活嘹嘹嘹·····   | (158) |
| 清爽的境界·····     | (161) |
| 我不下那个海·····    | (163) |
| 珍惜恶名·····      | (171) |
| 找个对手·····      | (179) |
| 冷眼中的情意·····    | (182) |
| 夫妻吵嘴新解·····    | (185) |
| 年的滋味·····      | (188) |
| 诀的启悟·····      | (191) |
| 感慨三多堂·····     | (194) |
| 你得憋点才好·····    | (200) |
| 切莫患了恐病症·····   | (203) |
| 机关生态学·····     | (205) |
| 别抱不哭的孩子·····   | (208) |
| 何妨附庸风雅·····    | (211) |
| 最低道德教育·····    | (215) |
| 百年树人索解·····    | (217) |
| 我看“小女人散文”····· | (220) |
| 我看“马桥之战”·····  | (223) |
| 我写《文坛剑戟录》····· | (227) |
| 余秋雨散文的缺憾·····  | (229) |
| 张季文章比较论·····   | (232) |
| 致伍立杨先生·····    | (235) |
| 先有个看家的本领·····  | (237) |
| 语言学家的文章·····   | (240) |
| 一本不用感叹号的书····· | (244) 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“空前”与“绝后” ..... | (248) |
| 同是登泰山 .....     | (252) |
| 莫把枯窘当功力 .....   | (255) |
| 还得你是铁质 .....    | (258) |
| 韩先生教你写文章 .....  | (262) |
| 教我怎么敢信你 .....   | (265) |
| 人材的空间分布 .....   | (274) |
| 腿的美学原理 .....    | (278) |
| 厕所里的风景 .....    | (281) |
| 来回路费全报销 .....   | (283) |
| 学生情结 .....      | (286) |
| 人生咒语 .....      | (290) |
| 工资的奥秘 .....     | (293) |
| 自我奖励 .....      | (296) |
| 湖畔话别 .....      | (300) |
| 失灵的弹簧秤 .....    | (303) |
| 口不择言 .....      | (306) |
| 人生成功公式 .....    | (309) |

## 贺 卡

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，活在这么个永远美好的世上，美好太多了，也会产生美学家所说的审美疲劳，于是常常感到无聊，感到倦怠。不时能激发一点生的活力的，是逢年过节，外面一派新气象，自家心里也连带得跟着新起来。

年节中，除了春节，最有趣味的就要数元旦即阳历的新年了。除了这样那样的联欢活动之外，便是常常收到朋友们的贺卡。前些年我是不给人寄贺卡的，总觉得倘是真正的朋友，彼此心知，何必虚应故事寄这些劳什子；若不是真正的朋友，纵然寄了，不过是证实自己的虚伪而已。

不知是年龄大了，陡然动了怀旧之念，还是觉得有来无往未免绝情，从前年开始我也给朋友们寄贺卡了。今年当然也不例外，那种豪华型的贺卡我是不买的，一张两三元，实在狠不下那个心。感谢邮电部体察小民之难，发行了有奖贺年明信片，让我这样的工薪阶层，也能附庸得起这份时髦的风雅。不，还有一份阔绰在里面。这种贺年片是有奖的，最高奖额想来在千元以上，从理论上说，每张都有中奖的可能，这样每寄出一张，就等于将一个上千元的希望给了对方。每张五毛钱，一本两千倍的利，虽说只

有几万分之一的可能，毕竟是有这种可能的。普天下哪里去寻这等好事，毫不犹豫地，我一下子便买了二十张。

开始写。先给好朋友，下来依次是兄弟，内兄弟，老师，同学，几位常打交道的编辑。除了姓名地址外，总还得写些祝贺的话。按说背面的地盘大得很，完全可以写下，太大了，反让人觉得空虚；我用了个讨巧的办法，将祝辞写在正面的一侧。右侧是写收发信人的姓名地址的线条，左侧是填写邮政编码的方框，还有“温馨和谐幸福”几个字，再下面是小片空白，正好用来写几个吉祥的字眼。以我平日对文字的讲究，很想给每人都写上句不同的话语，写了几个，才发觉不光吃力，简直是徒劳，你根本无法选出那么多又贴切又相异的字眼。每个都斟酌再三再四，最后写出的，不是“万事如意”就是“心想事成”这类虚泛的词语。再看看朋友给我寄来的贺卡上，也大多是这类词语。这是因何缘故呢？

这当然是因为我的年龄大了，我的朋友们也都年龄大了。想我少年和青年时，曾收到过别人寄我的贺卡，也曾给别人寄过贺卡（那时只叫贺年片而不叫贺卡），上面的词语可不是这样的虚泛与贫乏。盖因人在青少年时期，前面的路还很长，一切尚未定型，对他的祝贺可以是具体的，切实的。比如，上学时，就祝他学业优异；还没找下对象，就祝他或她早日找下如意娇娘或如意郎君；刚参加工作，可以祝他前程似锦；已小有成就，可以祝他将来大有作为。句句都落在实处，让对方觉得这是真心的祝愿。现在可好，一个万事如意或心想事成，就全打发了。

不这样又怎样呢？到了这个年龄，学是肯定不会上的

了；娇娘呢，要没找下这辈子是绝不会再找下了；找下的如今不是满脸皱纹，定是半头花发；工作呢，不管在哪个单位，能开得了资就是万幸；事业呢，除非真是所谓大器晚成的人物，怕早就此生未卜人先休了。该完成的事不是已然完成（如婚姻），就是没有完成好（如事业），而不愿去做去想的事，却不知有多少都在身后随着，在眼前杵着，如儿女的上学、就业，如家中的房子，如老父的寿材、老母的药费，还不算自己那相当于正科或副处的职务，那可笑复可怜的副高或中级的职称……说是万事，还须是打了折扣了呢。较之万事如意，最贴切的还是心想事成四字，那等于说我将一个无锁不开的钥匙给了你，你愿意开哪把锁你自个去开吧，开得再多我也不嫌，但愿你确实能开得了。

贺卡不光是对他人的祝愿，也是个人的邸报。邸报这个词太旧了，当说是个人的公报，如同中美和好后发表的那份震惊中外的上海公报那样，带点晓谕天下的意味。它至少传达过去两重的意思，一是给朋友说你还活着，一是给朋友说你活得还好，不至于病弱得无力搦管，不至于颓废得了无心绪，像我前些年的不给朋友寄贺卡，就是因为了无心绪：说什么好呢，说你忽然于一夜之间成了千夫所指的败类，还是说你已然是群狮搏击下无处逃遁的野兔？说你时常遭受群小的暗算，流言蜚语无日无之，还是说你甚至受到小官僚小地痞的当面羞辱，气得要昏死过去？

自家栽种的苦果，自家悄悄地吞咽下去，何必去搅扰远方的亲友呢。

这两年敢给亲友们寄贺卡，也不是说时来运转，——从懂事的时候起，我就没指望过什么时运，——只能说遍

体的伤疤已结成了厚厚的痂，不觉得疼也不觉得痒了。再则，活到这个岁数上，不敢说宠辱不惊，至少可说是见惯不怪了。什么友情，什么道义，一根稍稍带点肉渣的骨头就可以将这一切全然改变。友情和道义尚且可以如此随意抛洒，这个世上还有什么可让人骇怪的。

贺别人的人，先得自己有可贺的，否则就有些无趣。若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这一年可贺的事确也不能算少。

先说收入吧，这是当今人们最爱打听的。现在已是12月底，总计今年写大小文章二十篇，每篇平均两千字，千字以三十元计，共得稿酬一千二百元。为朋友打字收取劳务费二百元。为他人文集写序，收过一笔高达三位数的贿赂，眼下正在反腐败，不说也罢。哦，对了，前两天卖旧报刊又有十八元的进项。哇，差不多一千五百元了。一个人纵然四体再勤快，五谷再分得清，无权无势，处当今之世，仅凭笔耕就能有这么多的收入，还不是可喜可贺的？

还有呢。今年秋天，受一位老朋友之邀，携老妻去了趟河南的西峡县，这是我老夫妻俩婚后二十多年里第一次共同远游。登上西峡的高山，避过外人，我对妻说：“你不幸而嫁给了我这么个穷书生，虽薄有文名，实则是百无一用。想你当初若嫁给个农村的手艺人，劳动致富，国外去不了，至少深圳、海南是可以游一游的了。跟上我，这辈子怕是去不了那些地方了，——我都去不了，你怎么能去呢。你多往远处看上两眼，此番回去，怕再也不会再有远游的机会了。”能携妻远游名山，还不是人生的一桩快意事么？只是那山名此刻记不起来了，管它叫什么，祖国的大好河山都是有名的。

还有呢。一年之中，曾两次受企业界的朋友之邀，去我们这个城市最豪华的酒楼吃过饭，记得一次吃的是鲮鱼，味道好极了，至今仍能回味起那泥腥味儿。还曾得到一位朋友馈赠的半盒中华牌香烟，回来后在每根烟上都划上三等分的道儿，结结实实吸了他一个月。还曾与几位朋友去过一家高档舞厅，趁某位小姐一曲刚罢喘息甫定之际，邀她跳过半曲华尔兹，她说太累了，没跳完。

看，这一年里，声色犬马，灯红酒绿，我都消受了，还能说过得不充实吗？朋友们，如此的生活，对我这样一个穷书生来说，真可说到了极乐世界，你们不过是在奔小康，在我看来，我这就是大康，超过你们一个时代了。如此淫逸享乐的好光景，还不值得向亲友们炫耀吗？

这样想着写着，不觉已将十九张贺卡写完了，还有一张该寄给谁呢？忽然想到，往年过元旦，我总要给远在山东德州凄然度日的老父老母寄二百元，昨天晚上妻议及此事，算来算去，总也抠不出这笔钱来，唉，就给二老寄张贺卡了事吧。上面写什么呢，写万事如意？显然不妥，亲生儿子都不给寄钱，一事都不如意，怎能说是万事如意；写心想事成？也不妥，老人家想的是钱，你不给他们寄，心里再想也是白搭；写财源茂盛，他们又不会做生意；写寿比南山，明明是风烛残年，总之是写什么都不妥。思之再三，只好写上：

“不孝儿石山敬祝老父老母新年快乐。”

——连个好字眼都给不起。

1993年12月23日



## 母亲的训诫

小时候，母亲的训诫，记得最清的是两个字：学好。

要上学了，学好；要出远门了，学好；要工作了，学好。偶尔变个花样，带点指斥的意味，就成了：别不学好。

母亲没文化，只是解放初期上过村里的夜校，学会几个字。原先还会写自己的名字，后来又不会了，还认得。我的名字，她也认得。母性是天生的，或许正是因了没文化，也就少去许多的阻障，只剩下纯粹的母性；少去许多的阻障，也就等于摈弃了许多世俗的企盼，比如当官发财之类，只巴望她的孩子是个好孩子，长大了是个好人。

学好，是缘于母性，也是缘于她对人世的理解。凡百事，总有好有坏，好的总是好，坏的总是不如好的好。这个简括到再不能简括的教诲，较之古今圣贤那些繁琐的家训，它的最大的好处是：无往不适，事事合用。至于好与不好的标准，是非妍丑曲直，在她的心里，也在你的心里。

我这个人，资质平平，小学中学还能按部就班的学下来，想想，全凭了母亲的这个教导。学好嘛，自然是分数高了比分数低了好。想到拿个低分回家，母亲会不高兴，劲头立马就上来了。